蜀山劍俠傳/28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八七回　遺偈悟連山 獲藏珍雙英並秀　飛光離遠嶠 驚浩劫一女還山

下一回▶

原來英男自從在南疆碧雲塘與英瓊分手之後，想起李文衍因被化血神刀所傷，暫住姑婆嶺秦寒萼洞中，等候七矮陷空島取來靈藥醫治，纔能復原；易、李、癩姑三人隨去北海。剩下自己孤身一人在外行道，現當師長閉關和休寧島羣仙勝會，羣邪勢更披猖，諸須留意。師父又命自己不久有一要事，必須辦完，始許與英瓊在幻波池同修，不知能否勝任。越想越覺可慮，幾次開看仙示，後半空白，終無字迹。心想：「何時纔能應驗，得與平生良友同修？」正在日日盼望。這日偶從莽蒼山經過，想起昔年風雪被困，受那寒冰凍髓之苦，如非英瓊捨命相救，又得諸同門照護，早已慘死，事後想起十分心寒。同時又想到上次元江取寶，曾得到一件前古奇珍，此寶形如一塊黑鐵，無甚寶光。開府時師父妙一夫人祇說關係她今後成就甚大，時至自曉，也未傳授用法。莫非與師父所說那件要事有關不成？心中尋思，不覺飛近山陰，意欲就便去往風穴一探，看那狂風是否還有那樣厲害，就便試驗自身道力能否忍受。心念一動，便即尋去。因爲當初受創太甚，回思尚有餘悸，分明近來功力大增，仍然謹慎，不敢直飛風穴。到了穴前下降，步行走去，耳聽穴中悲風怒號，異聲亂起，山陰一面，昏沉沉驚沙蔽空，暗無天日，與山陽日麗風和，繁花盛開，大不相同。風已歸穴，並不猛烈，聲勢尚且如此厲害，越發不敢大意。方要去往穴口，忽見前面亂石叢中似有黃色妖光閃動，忙即隱身；悄悄藏在左近，仔細探聽，纔知是兩個妖人，一名全紹，一名史準，恰是萬珍、李文衍昔年強敵，因爲被二女所敗，正在商議報復之計。

原來月兒島火海之下困着一個怪人，名叫火無害，本是人與大荒異獸火汗交合而生，其形如猿。後在東極大荒南星原左近得到一部道書，將周身紅毛化去，成了一個異派中的有名散仙。怪人因是天生異稟，從小便能發火，成道以後更擅玄功變化。偶聽人言，月兒島火海之中藏有連山大師遺留的好些奇珍，並有一部火經，如能得到，便能吸取太陽真火，煉成火仙。他想起自己天賦異稟，正好合用，加以生來不畏烈火，不問火口是否發火時期，均可前往，因此一得信便趕了去。事有湊巧，那月兒島自經連山大師仙法封閉，常年烈火千丈，由火山口內噴出，上衝霄漢；再不便是佈滿冰雪，全島堅如精鋼，就是那精於穿山地遁的人也休想入內。這時剛巧嵩山二老取完法寶走去，火口未到封閉時候，火無害既是火精，正好入內，立時衝焰冒火而下。當時覺着火勢十分猛烈，運用全力纔得勉強下降，彷彿奇熱之內，另具一種威力。火無害人極自恃，毫不在意。等到入內，又是容容易易將那火經得到，看完大喜。明知火海禁忌，一任來人多大神通，要取法寶，祇憑各人緣福，取上一件，當時就走，方可無事。但他心生貪念，以爲下面最厲害的是那烈火，既無所懼，又見守洞石人已被斬斷，破了禁法，所以並不厲害。臨走時發現中洞一座神碑上有「雙英並美，離合南明，以火濟火，玉汝於成」十六字偈語。旁加小注，說碑中藏有一件至寶，名爲離合五雲圭，乃大師昔年降魔鎮山之寶。本是陰陽兩面合成的一道圭符，陽符另有藏處，尚未出世，大師所藏祇是陰符，特意留贈有緣來人得去，如與陰符合璧重煉，便具無上威力。火無害以爲應在自己身上，又不知火海法寶祇此一經一寶，下餘已被嵩山二老相繼取走。本來火口已封，此是大師仙法神妙，早就算出前因後果，特意放其入內，使仗本身火力與所學火經煉那神碑，好使法寶出世，留賜英男。當時便在碑下習那火經，不消數日，便已精通。正在如法施爲，開碑取寶，上面火口忽然封閉，一聲雷震，斷了出路。火無害自恃神通，又將火經煉會，妄以爲從此太陽真火可隨意運用，取之不盡，顛山覆嶽，易如反掌，毫未放在心上，仍在烈焰之中化煉神碑。煉到四十九日過去，忽然滿洞金光雲霞似萬道金蛇閃得一閃，驚天動地一聲大震，當即把全身震成粉碎。雖仗玄功變化，應變神速，元神得以保住，但被陰陽相生的五行真火包圍，四面更有千萬根奇亮如電的七色金銀光針環身亂射，祇當中留有一個大圓空洞，元神被困在內。不想衝出還好一些，那千萬光針近身即止；祇一想逃，立由上下四外猛射過來，元神立被擊散。認出是大五行絕滅神光線，威力之大，不可思議。性又浮躁，也不知喫了多少苦頭，元神常被擊散，後來實在受不住那苦痛，祇得停止。始而藏身中心空處，忍苦待機，後被悟出玄機，竟在裏面修煉起來。連經數百年，居然將元神煉成形體，和觀音座前紅孩兒神情相似。未兩年靜中參悟，得知大師禁法再有數年便解。這時神碑已被煉開，中現一洞，離合五雲圭便藏在內。因碑上有「以火濟火」之言，認定此寶爲他所有，正在裏面苦心耐守。全紹、史準不知由何處探出底細，想將

風雪中的風母精氣攝去，煉成八面妖幡。然後再施邪法，用一陣極大妖風將月兒島自頂揭去，救火無害出困，與之聯合，去尋白雲大師與萬、李二女報仇雪恨。

英男一聽妖人說得甚凶，又知妖幡已經煉成七面，用邪法隱蔽，收藏在月兒島上，祇等最末一幡煉成，立時下手。再聽說起「離合南明」的偈語，好似應在自己身上，不禁躍躍欲試。但因人單勢孤，不知對方深淺，有點躊躇。恰巧女空空吳文琪就住在附近不遠，已由山頂上兩次發現妖蹤。因值妖人事成回去，等到趕來，人已逃走。這次有了成算，算好時日，隔山遙望，發現妖光，立即尋來。沒看出英男隱身左側，祇見妖人用一面妖幡正施展邪法，將穴中數十百根風柱攝起。眼看無數大小風柱矗立穴中，發出極淒厲的異嘯，互相擠軋排蕩，電旋星飛，凌空急轉。忽然隨着妖人手指處，由風柱叢中飛起一根，被一股黃光裹住，急轉了一陣。倏地由大而小，化爲一縷黑煙，往幡上飛去，晃眼不見。看出邪法厲害，不由大怒。二妖人也是該死。先煉邪法，是在穴中，本來人不知鬼不覺，便可成功。因爲連番無事，漸漸膽大，又不耐穴中狂風玄霜之苦，便在上面行法祭鍊，致被二女先後發覺。吳文琪比英男修道年久，頗有經歷，看出妖幡煉成，是個大害。又由側面隱身飛來，見狀更不尋思，左手一指仙劍，朝妖幡上飛去，右手猛發太乙神雷。等到妖人警覺，已是無及。幡懸穴上，喫劍一絞，當時粉碎，妖人卻未受傷。緊跟着，吳文琪將雷火金光似暴雨一般打去。妖人將最重要主幡失去，方在急怒交加，想要迎敵，英男也已現身，手指南明離火劍，化爲一道朱虹，電掣飛出。二女也忙見面，聯合一氣。妖幡一破，幡上所攝風母也全復原，化爲滾滾狂風，重又歸穴。英男南明離火劍最具威力，妖人還未施爲，一道朱虹已經上身，持幡妖人先被腰斬。另一妖人見勢不佳，縱起妖光便逃。英男本來謹慎，這時因見妖人邪法有限，忽然膽大起來。想起前在峨眉，師長同門曾說月兒島火海藏有連山大師好些奇珍，關係重要。白、朱二老連去數次，雖然取走不少，最後一次更將守洞石人斬斷，法寶全數取走。但下山時聽師父口氣，好似門人還有島上之行，內中法寶藏珍也未取盡，又聽妖人之言，島上還有七面妖幡，萬一所說陰謀成功，豈非異日大害？本來就想追去，耳聽文琪身後急呼：「余師妹，此是八反教下妖人，不可放他逃走。我須封閉風穴，不能同行。你那離火劍是他剋星，但追無妨。」

英男聞得傳聲，人已飛起，再聽這等說法，自然窮迫不捨。妖人飛遁本快，因同黨被殺，恨極仇敵，回顧英男追來，不時在前現身引逗，意欲將英男引往月兒島，用邪法誘入火海之中燒死報仇。英男更是急怒，連追了一日夜，也不知追出多遠，看出妖人志在誘敵，也未放在心上。料定是往月兒島，所去方向也對，不特不肯停止，除害之心反而更切。正急追間，忽見大海茫茫，無邊無岸，腳底波浪滔天，魚龍隱現，勢甚險惡。又追了一

陣，遙望最前四面愁雲低壓中，由海上衝起一根大火柱，濃煙滾滾，直上天半，把當地天空全映成了暗赤顏色，上空暗雲也被衝開了一個大洞。定睛一看，前面現出一座荒島，上有火山，那火柱直由島中心火山口內噴出。妖人已往島上飛去，忙即加急前追，晃眼追近。那根撐天火柱帶同千丈濃煙，突似驚虹飛墮，直落下去，現出全島。等飛到島上，妖人已無蹤影。爲防逃遁，暗將新學的太清玄門禁制施展出來，先將全島暗中罩住，然後降落。到地一看，這島自經上次嵩山二老帶了金鬚奴末次取寶，發生過一次地震，已不是平日所說的原形。四面斷崖零落，宛如一個極大的破盆，中現一個數十丈方圓的大火口，濃煙剛往下落。環島波濤洶湧，駭浪如山，暗霧蒸騰，溼雲若幕，風卻靜得一點都沒有。島上滿地都是熔石漿汁所積的怪石，殘沙滿地，色紅如火，硫磺之氣，聞之慾嘔。全島更無一個生物，端的炎熱荒涼，無異地獄。運用慧目查看，並無異兆。因無妖黨來迎，也未見有別的動靜，膽子越大，以爲妖人巢穴就在島上，不知藏身何處。烈火濃煙已經歸穴，想起昔年所聞，欲往火口內連山大師藏珍之所瞻拜遺容，求取藏珍，以冀不虛此行。到了穴口，又因妖人未除，妖幡不知藏在何處，曾聽說過月兒島火山的厲害，不敢冒失，欲下又止。準備尋到妖人，破了邪法，再入火口覓取藏珍。以前惦記英瓊，時常拜觀仙柬，終無字迹出現，竟忘取看，便在島上窮搜。哪知妖人已與穴中怪人火無害勾結，人已隱在火口之內，等其入阱。

英男查聽全島毫無迹兆，最後想到妖人一到，立時火止煙消，斷定妖人藏在下面。孤身深入，不免謹慎，幾次想下，不敢冒失。後想妖人法力如高，經此半日早已發動。爲求萬全，何不隱身而下，相機行事？主意打定，便將法寶、飛劍準備停當，隱身往火穴中降落。那火穴深達數百丈，自經地震之後，形勢已變，到處滿是沸漿熔石。連山大師藏珍的洞府，石門已經緊閉。英男見下面仍無妖邪迹兆。大師爲本山第一代開山三師祖之一，法力無邊，不可思議。雖聽妖人說過，內裏不時仍發濃煙烈火，猛惡非常，危機四伏，人不能近。但自己身爲本門弟子，既有機緣來此，決可無事。於是便放了心，一心取寶，竟把洞中所困妖人忘卻，便朝洞門下拜，通誠默祝道：「弟子余英男追一妖邪到此，遍尋不見，纔知仙府佳城，就在當地。敬乞大師祖深恩垂憐，准許弟子入內，瞻拜法身，並乞恩賜法寶，使弟子微末道行，以後仗以誅邪行道，爲本門發揚德威，感恩不盡。」祝罷起立，暗忖：「新近學會太清玄門禁制，不知能否開禁而入？」正待行法開門，那兩扇石大門忽然無故開放，徐徐往兩旁分開。料知先前祝告，大師顯靈，許其入內，不禁大喜，二次下拜，恭恭敬敬走了進去。入內一看，裏面乃是一座廣堂，石色如玉，昔年所聞四壁所留各種法寶痕影，均已無蹤。正面壁上卻現出大師遺容影子，羽衣星冠，丰神俊秀，望如大羅金仙，神態如活。知道大師雖不出現，既容瞻仰，可見有緣，斷定此行不虛，越發心喜。

英男第三次跪拜下去，正在通誠祝告，忽見滿洞金霞亂閃，驚惶四顧中，似見大師手指後左壁，朝她微笑，隨即金光彩霞一閃即隱。方想左壁也許藏有法寶之類，欲往觀看，正面洞壁忽然不見，中現一洞，內裏紅光奇亮，精芒射目。定睛一看，原來門內便是後洞，離地丈許，凌空懸着一個大火球，大約五丈。中有丈許空隙，內裏一個形如童嬰的紅人，通體精赤，安穩合目而坐。身困火球之中，上下四外都是烈火包圍，火中更雜有千萬絲其細如髮的七色光線，如暴雨飛芒，環身攢射，祇是射離紅人兩三尺便即回收，毫光閃閃，閃爍不停。紅人似有警覺，面現怒容，但未睜眼說話。猛想起來時妖人之言，火中所困必是所說怪人火無害無疑。看情勢似爲仙法所困，不能爲害，也未管他，暗中戒備，由火球旁繞了過去。英男也是一時疏忽。下時身形已隱，仙法神妙，外人本看不出。因在入門之時發現大師遺容，又無別的異兆，爲示誠敬，將隱身法撤去，不曾再用，致被紅人看出形迹。等到繞過火球，回頭一看，紅人身子也已掉轉，光線立發威力，精芒突盛，亂箭一般朝中心攢射上去。紅人好似禁受不住，面上立現痛苦悲忿之容。等到坐定不動，隔了一會兒，纔復原狀。

英男看出那是平日所聞大五行絕滅神光線，祇不知怎會多了兩樣顏色。因知火中紅人身受禁制，不能爲害，也就不去睬他。本打算繞行一週，再去左壁之上查看。剛由右面繞過，忽見左側有一神碑，上現「雙英並美，離合南明，以火濟火，玉汝於成」十六個朱書篆字，並有好些符籙。暗忖「雙英」、「南明」均與自己暗合，不禁狂喜，忙趕過去。剛到碑前，碑上便發奇光，再看上面，又現出兩行字迹。大意是說碑中藏有一件法寶，名爲離合五雲圭，本是陰陽兩面，昔年連山大師祇得到一面陰圭，仗以威震羣魔，爲連山著名四寶之一。此圭本是前古至寶，那面陽圭與另一件至寶歸化神音原藏在元江江心水眼金船以內，不曾出世，這面陽圭威力絕大，但是非將陰圭得到，兩儀合璧，再經仙法重煉一百零八日，不能發生靈效。陰圭因經大師苦心煉過，自具威力妙用。爲此在成道以前，算準前因後果，將陰圭藏在神碑之內，等英男得到陽圭，數年之後親自來取，重用本門仙法煉過，便可由心運用。但是煉時必須慎祕，能在地底更好。並且註明取寶收用之法。字迹甚小，隨看隨隱，看完便已不見。碑上一洞立發奇光，耳聽風雷之聲自碑中。纔知大師特留至寶，等她來取。同時想起元江所得那塊如黑鐵的寶物和妙一夫人平日所示先機，纔知那黑鐵便是陽圭。因聽碑中雷聲隆隆，越來越急，惟恐延誤，忙即謝恩，匆匆起立，如法施爲。

先將陽圭取在手內，手掐太清訣印，向碑立定。再將南明離火劍化爲一道朱虹，朝碑上所現朱痕輕輕落下。劍光到處，祇聽霹靂一聲，神碑立分爲二，一幢墨綠色的圭形寶光

突然由內飛出。初現時高纔三尺，精芒萬道，耀目難睜，當中裹着六七寸長一根圭形黑影，凌空直上。剛離碑頂，寶光大盛，其力奇大，劍光幾乎制它不住。附近熔石喫墨光稍微掃中，立時粉碎消滅，無影無蹤。英男見此寶威力大得出奇，不敢怠慢。同時又聽前面風火交鳴，全洞壁都在搖撼，當是應有文章。心想：「大師祖既留此寶與我，可見一切早已算定，無須害怕。」全神貫注在取寶上面，也未在意。一面指定劍光，以全力將神圭緊緊裹住；一面暗照仙示，用元江所得陽圭，左手掐訣，右手一揚，將陽圭朝墨光中打去。說也奇怪，就這晃眼之間，墨光已經暴長好幾丈，洞頂已被攻陷一洞，碎石下墜，紛落如雨，南明離火劍幾乎制它不住。誰知那麼一根暗無光華的黑鐵打到裏面，祇聽噹的一聲，墨光突收，化爲七寸長短一柄寶圭，停立空中。再用分光捉影之法一招，立即隨手飛來，那柄陽圭已經不見。英男仔細一看，原來陰圭和陽圭差不許多，祇是較大，中有淺凹，彷彿正反兩面的古令符，陽圭正嵌其中，嚴絲合縫，成了一體。合璧以後，連那陽圭也是寶光外映，精芒眩目，英男自是喜極。

英男回顧火球中所困紅人，見他雙目怒睜，註定自己，咬牙切齒，好似忿怒已極，無可奈何神氣。碑上祇注此寶取用之法，對於所困紅人和前追妖邪一字未提。深知這大五行絕滅神光線的威力，人又謹慎，覺着法寶已經到手，師祖將此怪人困在這裏，不殺不放，必有原因，仍以省事爲妙。但是碑上曾說，此寶需要重煉，纔能由心運用，偏又註明收用之法甚詳，是何緣故？好在能發能收，荒島無人，又在地底，不怕傷害生靈，何不試它一試？一時好奇心盛，念頭微動，立即如法施爲。滿擬和初收時一樣容易，何況南明離火劍可以將其圈住，不致有失。哪知仙機莫測，兩圭合璧以後，威力大增，再一出手，便比先前厲害得多。當初發時，側顧火中紅人，滿面驚惶，張口亂喊，但爲火球所阻，聽不真切。手微一動，上下四處的光雨立即暴長亂射。紅人似喫不住，卻又萬分情急，無計可施。英男因自己名列三英，功力獨次，法寶又祇幾件，平日想起便覺慚愧。一旦得此至寶奇珍，正在志滿意足之際，哪將紅人放在心上。祇聽外洞風火之勢越發強烈，認定大師算就前因，預有安排，必無他害，祇稍微心動了一下，仍舊如法施爲。剛照碑上所傳用法揚手發出神圭，猛覺出手時力大異常，疾逾電掣，虎口幾被震裂。同時眼前墨光暴長，精芒四射中，洞壁上下紛紛崩陷消融，還在繼長增高，南明離火劍大有圈它不住之勢。寶光雖作墨綠色，但是奇亮無比，所到之處無堅不摧，如非應變神速，飛身縱避，另取法寶防身，遁向一旁，直非受傷不可。

英男大喫一驚，正以全力指揮劍光，如法回收，忽聽身後有人厲聲大喝道：「火道友無須氣忿，我已將八反神風發動，賤婢休想活命！」聲纔入耳，前洞烈火紅光已隨着無量狂風潮涌而來，風火中更夾有千萬飛刀火劍，卻不見妖人影子。等到把話聽完，上下四

外的洞壁已似雪山崩塌，帶着千丈塵沙，紛紛倒坍下來，立被困在裏面。那柄神圭已快收轉，微一疏神，重又暴長，威力更大，收它更難。一面還須應敵。萬分情急之下，因見上下四外均是烈火狂風包圍籠罩，知道此是後洞深處，相隔地面不下千丈，多高法力也難衝出。來路爲火所斷，勢最猛惡，不敢冒險前衝，又恐至寶得而復失。驚惶忙亂中也未看清，便將身劍合一，本意先收神圭，再打出困主意。及至身與劍合，未等施爲，忽看出那些烈火狂風挨近神圭寶光便被盪開，那困陷紅人的大火球也是如此。這高達百丈，大有數十丈方圓的後洞，已成火海，全洞已被烈火狂風、飛刀飛箭佈滿，祇當中神圭和那火球所在之處，四外各有一圈空隙，風火刀箭挨近便即消滅。但那風火的聲勢越來越猛，宛如山崩海嘯一般，洞壁又在紛紛崩坍，全洞一齊搖撼，地面也似波濤起伏，彷彿就要地震陸沉光景。

英男驚魂乍定，心想：「妖人不見蹤影，本洞本是火山，如今火勢已被引發，加上邪風刀箭十分厲害，還不知有無其他陰謀埋伏。幸而所得法寶威力神妙，不曾受害。照此形勢，祇能仗以防身禦火，不能再收。似此相持，何時是個了局？初來不知底細，萬一被妖人真將全島揭去，引發地火，如何能當？」正在愁急，心中默唸：「連山太師祖，速顯神通，助弟子誅邪脫困。」猛又想起：「情勢兇險，師父所賜仙柬今日未看，也許現出字迹。」心念一動，便將仙柬取出，暗中觀看，不禁大喜。原來仙柬說師命所辦要事，便指離合五雲圭而言。並說三英並秀，兩女一男，以後英男、英瓊一同行道，相得益彰。英男法寶雖較衆同門少，此寶煉成以後，卻具無上威力。不久還因此寶另有遇合，關係將來成就不少。但那紅人火無害暫時無須理他，此人不久也必脫困，來向英男尋仇。如與相遇，不到時機，不可迎敵。到時自知，自有安排。所得神圭，殺氣最重，出必傷人，必須重煉，也由於此。妖人乃八反教中著名餘孽，必須除去。但其隱形神妙，又得火無害前在洞中被殺時遺留之寶防身，難於下手。看完柬帖，可將下山時所賜法寶禹王鑒朝東北角上照去，邪法立破，現出妖幡妖人，速用太乙神雷震碎妖幡。內中一面上繪風火刀箭的主幡，乃妖人本門至寶，必來搶護。祇等妖幡由身側飛起，可冷不防連人帶神圭朝前衝去，妖人必死。再照大師傳授收了此寶，不問何處，一直上衝，立可脫險。不過此寶威力特大，又是身劍合一，前半須要仗它開路攻山，脫出火圍，方可回收。誅邪以後，此寶有了反應，收時雖較容易，地火仍被引發，整座月兒島都將崩裂，沉人海眼之內。此時無論是何異景，不可留連回顧，速往中土飛回，立可無事。再隔二三年，便與英瓊相見，先後同往幻波池修煉，那時便可重煉神圭。底下還有幾句獎勉的話，英男看完，大喜心定，膽子更壯。

那妖人也是該死。自仗火無害所留法寶，連同自煉妖幡，發動風火之後，見敵人身劍合

一，守在神圭寶光之中，一任全力施爲，全無用處。不時又見火無害使用平日雙方所定眼色、手勢不住示意，怪其弄巧成拙。知道此人性如烈火，法力又高，雖然與己道路不同，但不久脫困，可以是一大助，極力傾心結納。末了見火無害怒目相視，頓生毒念，暗忖：「前數月費盡心力，冒險入洞，與之相見，對方始而意存輕視，置之不理。後經同伴苦口勸說，卑禮相求，始允聯合，但須將妖幡煉成，助其取寶脫困，纔肯下交。雖趁日前每百年一次的神光減退之時，面談過一切，允將洞中遺留之寶借用，神情仍是強傲無比。身在困中，尚且如此，將來未必能如己意，去與正教中人爲仇作對。今日偏又弄巧成拙，定必忿恨，縱不爲仇，也難望其一黨。反正不妙，莫如趁此時機，連他帶仇敵一齊葬送。就算道書、五雲圭都不能到手，借用之寶總是我的。」心念一動，立即施爲，英男也正下手，雙方恰好同時發動。妖人不現身，尚要破他隱形邪法，妖人事前再一大罵，英男惟恐一擊不中，聞聲先將禹王鑒取出，一道青紅二色形似坎離二卦的寶光衝破火層，由火海中照將過去。右手太乙神雷不等妖幡出現，先就連珠打出。妖人瞥見敵人手上突現出一面寶鏡，上有坎離二卦，射出一青一紅長短各四五道奇光，猛射過來，邪法立破。那七面妖幡本在邪法隱蔽之下，在火海中分立招展，邪法一破，也全出現，心方一驚，對方連珠霹靂已經打到，近側三面妖幡先被震碎，如非逃避得快，人也重傷。百忙中瞥見那面師傳主幡正在敵人身右，隨手可以破去，此寶一失，再煉休想。情急萬分，頓忘利害，又恃飛遁神速，一縱妖光，忙搶過去，正待回收。英男還沒想到妖人會自尋死路，一聲清叱，連人帶寶一齊施爲。手中靈訣一發，那神圭喫劍光和太清仙法強行制住，本就鬱怒待發，再經主人施爲，威力立時暴長百倍。祇見墨光精芒突然大盛，電一般朝前衝去。妖人見狀大驚，知道不妙，想逃無及，喫墨光射中，當時慘死。

英男因恐其元神逃走，又用神雷亂打。不料神圭威力太強，一經施爲，上下四外一齊加增，一頭宛如撐天晶柱向上突伸，一頭便往地底衝去。四外寶光再一加強，四壁挨着便倒，連那火球也被盪了好幾盪，內中七色光線自然發生威力妙用，紅人又是受苦不小。英男百忙中見寶光如此強烈，晃眼便將後洞毀去了大半，地底又被寶光攻陷了一個大深坑，火中紅人又是那麼苦痛悲忿，心想：「此寶新得，妙用莫測，威力再加，一個制它不住，反而不美。而且師命原是誅邪即去，連回顧都不許，如何停留？」心念一動，立照預定行事，將手一指，連人帶寶一齊朝洞頂衝去。就這功成遲疑，微一停頓之間，地底烈火已被引發，由寶光攻陷的深坑中，一股濃煙激射出來，直射洞頂，晃眼由黑轉紅，化爲百丈烈焰。又與常火不同，其紅如血，火力又大又猛，耳聽轟轟怒鳴，火穴隨即加大，靠近穴口的地面立即熔化，成爲沸漿。火口越來越大，火勢越旺，略一回顧，洞頂火衝之處，也和地面一樣，着火便即消熔。沸漿熔汁宛如瀑布飛泉，四下噴射，映着火光，發出亮晶晶的異彩，壯麗無儔。

英男因仗神圭護身，已經衝破洞頂，超出火上。回顧下面，聲勢如此強烈猛惡，不由耳鳴目眩，心神驚悸，雖有仙柬預示，也甚膽寒。方想當地離上層不知多少丈，這等烈火，怪人怎會不死？猛覺腳底火頭上衝盪之力其大無比，往上衝來，休想稍微遲延。總算寶光神奇，不可思議，那麼堅厚的玉石洞頂，喫寶光一衝，祇聽一連串轟轟隆隆之聲，所到之處，洞石直似殘雪遇上大火，挨着便即消滅，現出一個井形大洞，一直向上開去，連熔石沸漿都見不到一點。不多一會兒，便將那數百丈的地底攻穿，衝出島上。英男正忙着收回法寶，想要飛走，腳底來路火口一股烈火濃煙已激射上來，晃眼升高數百丈。同時先前下降的舊火口還有大股火煙狂噴出來。兩火口前後對立，直似兩根沖天火柱矗立島上，比起初來所見，猛惡十倍。地底異聲大作，宛如百萬天鼓驚霆發自地中，全島一齊搖撼。當地形勢險惡，本就霧暗雲愁，駭浪如山，再受烈火濃煙熱力鼓盪，越發驚濤羣飛，海嘯大作。那一座月兒島，彷彿一葉孤舟漂行於茫茫大海，突遇颶風，浮沉起伏于萬丈洪濤之中，眼看就被海中惡浪捲去光景。

英男正待收寶回飛，猛瞥見神圭上面飛起一片銀霞，略閃不見，已經收到手內，忽生異兆，不知何故。心方驚疑，忽又聽圭上有人發話道：「孫兒大功告成，還不快走！百里以內，不許回顧。」聽出是連山大師留音仙示，又記起仙柬現字，忙答：「孫兒遵命。」更不怠慢，一縱遁光，加急飛行，往來路飛去。行時身後銀霞隱而復現，似還有別的寶光彩霞圍在身後，那被烈火映成暗赤色的海水也改映成了金銀色，驚波萬丈，齊幻異彩，駭浪千重，盡閃霞輝，海天無涯，景更雄奇。奉命在先，不敢回顧。心想：「地底烈火何等厲害，太師祖的法體正藏火穴之內，萬一爲火所化，豈非憾事？何況火山崩裂，必將發生海嘯地震，這一帶海水全被煮沸，至少千里方圓之內，海中生靈決無倖免，自己偏又無此法力挽救災劫。太師祖命在百里以內不許停留回顧，必有原因。莫非仙機莫測，事前早有準備不成？」心中尋思，飛遁神速，不覺飛出百里以外。忍不住停身回顧，祇見先前來處，滿空都是金光銀霞，將月兒島全部籠罩在內。宛如一口極大銀鐘，罩在茫茫黑海萬丈洪濤之上，直達海底。中有兩股烈火濃煙由頂透出，直射天心，空中愁雲慘霧被衝開了兩個大洞，火柱特高。遠望過去，上半好似無數彩絹裹着兩支奇大無比的紅燭，用盡目力，也看不出到底有多高。四邊雲霧也被映成了千萬層冰紈彩縠，料已直射九天高處。英男正眺望間，先前所見羽衣星冠，丰神秀朗的仙人，在一幢銀霞籠罩之下，懸空立在島上光鐘以內，手掐靈訣，用劍向那火柱連指。火勢越來越盛，突然連根拔起，朝空直上。大師將手一揚，發出兩片金光，將那離地而起的火柱底層托住。緊跟着遠遠一聲雷震，鐘形銀光忽隱，連人帶火柱便同朝空飛起，一串霹靂之聲響過，便已無蹤。再看月兒島，已整個不見，海上波濤仍和初來時所見一樣。祇天心高處略有兩道赤虹，

由暗影中破霧衝去，刺空直上，晃眼高出重霄，幾非目力所及。英男至此纔知連山大師對此災劫已早防到，特意假手後輩門人來此取寶，開一穴口。再由本身元神以極大神通，將這隱伏地底萬千年的烈火毒焰送往兩天交界之處，連同劫灰一齊化去。法力之高，端的不可思議。師命不許停留，也未回首觀察那火無害的生死存亡，便自回飛。

英男到了東天目山，聽門人楚青琴說前山有一妖人時常經過，形迹可疑。李文衍也已傷癒回山，正在商議。原來那妖人正是七手夜叉龍飛，因聽妖徒歸報說，東天目山住有幾個峨眉女弟子，相貌極美，竟然上門生事。李、餘二女合力應敵，龍飛大敗而去，許久不曾再來。二女後遇徐祥鵝，說起龍飛來歷，又知祥鵝與之有殺師之仇。於是三人聯合一起，前往天台山連尋幾次，均未遇上。爲防打草驚蛇，隱忍多時。這日徐祥鵝獨往天台山查探，二女忽接法牌傳聲，說與龍飛路遇，正在苦鬥，請即往助，立即趕去。英男用南明離火劍連毀龍飛兩樣法寶，又被遁去。祥鵝志切師仇，不時仍往東天目山去訪二女，本意合力除害，屢被漏網，以爲二女尚難除他，想再約兩個有力同門相助。走後不久，二女偶往仙霞嶺尋人，歸途文衍因事他去。英男回山聞報英瓊來訪，並在山頭收了一件異寶，正趕龍飛尋來，爲英瓊、上官紅所敗，負傷逃去。英男立即跟蹤追趕，二女見面，恰好各人所持仙柬全現字迹，準其幻波池同修，俱都大喜。英瓊因恐幻波池有事，作別先走。英男也想回去，與文衍師徒辭別，並帶新收愛徒楚青琴同行。

火無害原因元神逐漸凝鍊，成道在即，又算出那大五行絕滅神光線不久便失靈效，本在靜心耐守。後爲二妖人所勸，意欲先期出困，致被英男尋來。不特多年想要的至寶被人奪去，又將地火引發，如非來人祇顧取寶，不與爲難，幾乎送命。就這樣，仍受了不少痛苦。最厲害的是大師早就算定月兒島他年崩發，必將引起一場大劫，特意算就前因，預爲佈置，將那地火先分成好幾次發泄，最後再以本身元靈將其送往天空消滅。當火發時威力絕大，火無害人在火口以內，自然禁不住，身外又有神光包圍，不能逃脫。事定之後，全島陸沉，海水倒灌而入，風浪稍大，火球受了水力衝蕩，神光便生反應，人也同受苦難。因而越發把英男恨入骨髓，剛一脫困，便尋了來。本意想往峨眉窺探，中途遇見昔年海外老友凌虛子崔海客問起前情，先用好言婉勸，不聽。後來又說：「峨眉鼎運方隆，萬去不得。你那對頭現在東天目山，不久便往幻波池聖姑伽因舊居修道，這幾人均頗難惹，必須留意。」火無害不知崔海客受了一音大師葉縉之託，特意將他引往幻波池，並激他將二女東天目山故居毀去，以防文衍師徒在彼勢孤，爲妖邪所暗算。聞言暴怒，立即尋去。到了東天目山，暗入洞中一看，人已不在，桌上放有英男留書，知道已往幻波池，怒不可遏，便用所煉太陽真火將全洞炸碎。總算司空蘭運氣還好，採藥他出，剛剛回來，發現一個紅人破禁入洞，知道厲害，藏在遠處窺探。正打不出主意，猛

聽一聲大震，全洞已成粉碎，千百丈烈火紅光，驚沙碎石飛涌中，紅人已破空直上，一閃無蹤。洞府全毀，祇得在附近另覓居處，等乃師回來，再作計較。不提。

火無害由當地趕到依還嶺，發現仇人在下，還同了兩個同伴，自是眼紅，便將所煉太陽真火發將出去，化爲一片火海，將靜瓊谷籠罩在下。無如太乙五煙羅自經嫫姆重煉之後，威力越發神妙，一任毒火猛攻，全無用處。火無害看出法寶神妙，又看出敵人功力甚深，想起崔海客之言，也頗驚心。無如事已至此，祇好一拼，便以全力猛攻，想將全山煉化，以報前仇。易靜見上面火勢越盛，看出太陽真火厲害，因英男話未說完，方、元二人神態從容，知必無害，也就聽之。回到谷中舊居洞內落座，先由英男說完取寶經過，元皓隨說來意。

原來方、元二人自從碧雲塘分手，隨了靈雲、輕雲、紫玲三女在外面行道。不久便同往紫雲宮，開建海中仙府，與宮中潛伏的散仙鬥了些日，最後雙方和解。散仙知道三女本是宮中舊主人，也就不再相強，祇將前破紫雲宮的神兵殘金要走多半。五女隨將獨角龍鮫收服，同在宮中修煉了好些時。又將門人金萍、龍力子、趙鐵娘等招去，傳以本門道法。方、元二人本有根底，又得枯竹老人和本門傳授，功力日高，不時也分頭出外行道。這日方、元二人和輕雲又來中土，在洪澤湖龜山遇見嚴人英與華山派四妖人苦鬥，三人上前助戰。剛將妖人殺死逐走，忽遇女仙楊瑾說起幻波池之事，形勢十分險惡，給了一封柬帖，命其來援。輕雲見楊瑾說時，先用佛光將當地罩住，似恐被人聽去光景，心方驚奇，身旁仙柬又忽發奇光。這類事最是少見，知關係重大，忙向師門跪拜，通誠開看，空白柬忽現字迹。大意是說：幻波池日內有一異人火無害往犯，此人原稟丙火之精而生，天賦奇資，已經煉成火仙，得道多年。雖是旁門，性情剛烈，平素並不爲惡。並與本門師祖連山大師有淵源，本人卻不知道。大師早就算明因果，已將他困入火海二百多年，火性尚未完全磨退。近始出困，來向英男尋仇，一開始無須理他。英男所得神圭，本須重煉一百零八日，始能隨心應用，無如有事，決來不及。此寶乃前古奇珍，威力大大。那面陽圭形似穿山甲，腹有十八隻九指利爪，便是制火無害之寶。因其煉時寶光強烈，上衝霄漢，易啓外人覬覦，以致到手多時，尚不能煉。目前恰是時機，又得楊瑾所賜芬陀大師靈符可以速成，勉強應用。看完仙示，輕雲、人英另外有事，不必同往。方、元二弟子，可拿了楊瑾所賜靈符、柬帖速飛依還嶺，傳示易、餘二女，由易靜先率衆人在靜瓊谷中防守，依言行事。英男獨往幻波池後宮重地，煉那神圭，仗着靈符之力與地底隱蔽，寶氣不至外露。用太清仙法加功重煉，約有五十五日便可成功，可以勉強運用。將來尚有一強仇大敵，須仗此寶禦敵除害，屆時再行重煉。別的機宜，均由方、元二人臨時告知，不能預泄。

易靜、英男聞言大喜，立即如命行事。略爲敘談，易靜便帶英男隱身先往幻波池，見過華、李諸人，由英男設壇煉寶，易靜再回靜瓊谷防守待機。仙法神妙，來去無蹤，火無害毫未看出，連用火攻，一晃八日，見下面始終被那一層五色淡煙護住，端的連草也未燒焦一根。先是急怒交加，越想越恨，暗忖：「我這太陽真火何等厲害，任你法寶如何神奇，早晚連人帶山化成灰燼。」後見煉了多日毫無動靜，忽然想起：「被困近三百年，以前又在極海潛修，中土之事不知詳情。聽崔海客說，峨眉派出了許多後起之秀，比起昔年長眉真人在時聲勢還要強盛，今日一見果然不虛。敵人退時並無敗意，尤其大荒枯竹老人的青靈箭又是真火剋星。自己雖在火海被困，苦煉多年，真火威力極大。出困時又將地底殘餘的毒焰全數收來，按照連山大師所留坎離神經苦煉，功力越高，不畏此箭。對方並不知道底細，既有法力，怎不出戰？不是另有大援，便是別有制勝之策。門人如此，師長可知。自己前困火海，受盡苦難，好容易纔得脫身，對方師長又是連山、長眉一脈真傳，莫要弄巧成拙，仇報不成，反中敵人圈套。雖說煉就元神玄功變化，到底可慮，不能不防。」火無害方在心虛，猛又想起那離合五雲圭關係自己成敗太大，如能得到，本身真火便能化煉精純，大小分合，由心運用，可以細如毫芒，不致一發不可收拾，波及無辜，造那無心之孽，累及將來功行。更可將那真火煉成丹元，早成正果。於是重又激怒，猛力進攻起來。似這樣舉棋不定，不覺過了多日。幾次施展玄功變化，化爲一道尺許長的烈焰，混在火中，打算乘隙暗入谷中，猛發烈火，裏外夾攻，但均爲寶網所阻，無隙可乘。易靜奉有機宜，又將谷口禁制故意變動隱現。火無害素看出谷中還設有太清禁制和乙木仙遁，青霞萬道，神木如林，風雷殷殷，隨時隱現，情知厲害。暗忖：「聖姑五行仙遁，敵人已能全部應用，神妙無窮。休看木能生火，能長自己威力，如是先後天互相化生，難免不爲所制。」越想越可疑，就此退走，心又不甘。

這日火無害正用烈火加緊攻打，忽見一道人飛來，正是老友崔海客，見面便說：「峨眉勢盛道高，神圭本是連山大師留與余英男之物。道友既非此寶不能成道，海外仇敵又多。最厲害的便是那九烈神君夫婦，聽說道友出困，已在合謀，想要報復前仇。你一人勢孤，如何能敵？依我之見，不如就拜在對方門下，不特此寶可爲你用，並還得益不少，更不畏仇人夾攻。再不，索性與這班妖邪聯合一氣，也可苟全一時。憑你一人，決非峨眉對手，似此孤立，必定自誤。」連將帶激，語氣甚巧。火無害素性剛強，竟被激怒，負氣說道：「先母遺命，說我身具惡質，務要勉爲正人。因此雖以旁門成道，向不與羣邪交往，以前遭忌也由於此。火海脫困前，幾爲兩妖人所動，與之聯合，至今悔恨。以後不特寧死不與妖人一黨，祇要敢犯我，必與一拼。至於拜師一層，休說後生無名賤婢，不配做我師父，況又是我仇敵，豈非笑話？就她法寶神妙，我也必以全力再接再勵，不將

神圭得回不止。任她人多勢衆，料難傷我，怕她何來？」海客笑道：「道友息怒，我實好心。休看對方年輕，已得玄門正宗傳授，拜她爲師，有何辱沒？何況對方取才甚嚴，還未必肯收呢。人各有志，難於相強。我知道友獨斷獨行，向不容人忠告，不過日內如有左道中人來此侵犯，你意如何？」火無害以前曾因樹敵太多，受海客解圍之德，生平祇此至交。卻不知海客受人之託而來，故意誘激，語有深意。氣忿頭上，不暇思索，脫口答道：「當我勝敗未分以前，不問來人是何用意，祇要伸手，哪怕同向賤婢作對，也無異我的仇敵。我也知你恐我情急勢窮，去與妖邪聯合，故意激將。但我生平言出必踐，放心好了。」崔海客知他中計，便不再說，略爲勸勉幾句，隨即別去。

這時已是五十天過去，火無害見持久無功，下面敵人索性把谷口禁制撤去，現出內景，笑語之聲，隱隱傳來。方、元二人性又滑稽，更指着上面笑罵不已，說：「余師姊正煉神圭，到日便要取你狗命！」語極刻毒。火無害恨到極處，忽想起幻波池乃敵人巢穴，恨不能一齊毀滅。一發狠，便將那丈許大一團團的烈火，連珠也似朝下打去，整座依還嶺立時全成火山。同時又將輕不使用的太陽神針滿山亂放。此寶也是採用日華煉成，其細如針，發時一道亮若銀電的精光，所到之處，多麼堅固的山石，挨着便即攻陷成一大洞，威力極猛。本來此寶陰毒，奉有遺命，不許妄用。火無害這時忿極出手，心想不論何處，攻破一洞，立可穿山入內，奪寶報仇。哪知寶網神妙，一經對敵，便生靈效，並且隱現無常，無論飛往何處下手，均有五色淡煙護住，仍攻不進。

火無害正急得無計可施，忽又想起那火經上又曾載明神圭的妙用，好似一落敵手，便爲所制，敵人所說必是真情。正在滿山飛舞，怒火頭上，忽見一道純青色的長虹帶着極強烈的破空之聲電射而來，晃眼臨近，現出一個相貌醜惡的矮胖妖道，見面便厲聲喝道：「何方道友，快些收手。敵人有太乙五煙羅防護，決難攻進，待我下手。」話未說完，火無害已經犯了本來惡性，正在眼紅之際，一聽來人辭色狂傲，又看出是左道中人，想起海客之言，不由怒火上撞，天性暴烈，也沒問來歷姓名，接口大喝：「我得道千年，向不許人干涉我的事。事有先後，敵人就在下面，你有法力祇管施爲，問我做甚？」來人正是日前受傷，被沙紅燕、鄒勤救走的伍常山，也是一個猛惡任性的人。來時發現依還嶺上有一小紅人滿空飛舞，手發烈火，朝下亂打，因懷盛怒而來，又恃攻山法寶厲害，急於收攻，冒失上前，沒問對方來歷，便喝停手。不料遇見對頭，聞言大怒。又以素性狂傲，不願輸口，說爲太陽真火所阻，不能下手的話。當時暴怒，口喝：「鼠輩無知，敢於口出不遜！」揚手一道青色刀光，發了出去。火無害法力本高，更有天賦奇能，動作神速。先前祇爲易靜等所用法寶恰到好處，纔落下風。一見伍常山，心早厭惡，揚手先是一團烈火，緊跟着一聲長嘯，飛身而起。因忿來人神態可惡，又將太陽神針暗發出

去。